

痛思定痛圍突都成

向西，鐵馬金戈，北風怒號，我們全都忘記了敵

成都突圍之役，我率領一支轉戰千里，中流砥柱的孤軍，在敵軍重重圍困的絕境之中，奮力衝突，向西康方面轉進。但是四面八方蜂湧而來的敵軍實在是太多了，突圍的第一天，李文兵團的二十四師吳方正部便在眾寡懸殊的態勢之下，全部壯烈成仁，吳方正師長也力戰至死，與陣地共存亡。賴這一師英勇弟兄可歌可泣的光榮戰績，方始能掩護大軍緊急撤離，突破敵軍的包圍圈，掩護撤退，本來就要抱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犧牲精神，必死決心。戰局逆轉，這是萬不得已的事。然而，當我在轉進途中聽到來自後面的噩耗，我仍舊難以忍住悲憤的心情，在我的四週，更有不少的官兵爲之悲痛不已。

恃此孤忠死而後已

成都突圍痛定思痛(二)

西來一戰傷心慘然

歐文

寒，忘記了饑餓，懷着滿腔的悲憤，同時也在小心翼翼的眼觀四方，耳聽八面，隨時隨地都在準備着從事戰鬥。沒有任何人想像得到，敵軍會何時何地大舉來襲？

剛過午夜，天地之間猶如潑墨，藉地槍砲大作，聲響來自我們的後方，然後，零零落落的槍砲之聲便從四面八方響起。幸虧我們的部隊飽經訓練，又有昂揚的鬪志，一連多次擊退了敵軍的夜襲，尙且頗有斬獲，還俘獲了十餘名敵軍。一夜間他們的番號，原來是共僑劉伯承所部的第三兵團第十軍第三十八師八十九團第二連的一批官兵，其中有一名中尉排長覃某，廣西人，可惜我把他的名字給忘記了。他雖然置身共軍行伍，但却有嚮忠義之心，他很坦率的向我透露了極珍貴的敵軍情報，他說：

「前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們奉到上級的命令，『判定』你們將向東南突圍，我們就奉命

火速開到井研、仁壽一帶，準備加以堵擊。可是昨天二十三日我們正在吃午飯，指導員來通知我們，說你們已改向西面突圍了，叫我們趕緊去追。指導員還說上級有令誰能活捉歐文，馬上就可

以連陞三級，再發十萬現大洋的獎金。」
個人生死安危，誠已置之度外，但是聽到他這個說法，再證之以當天午夜之前沿途平安無事，午夜以後便開始遭受敵軍的襲擊，我立即判明我軍改向正西突圍的計劃，竟然又在昨天中午以前便已經有人洩漏給敵方。問題在於我是昨天午前十時方始由李文親手交給我這一份突圍計劃的。由此可見最高機密之洩露還在我獲知內容之前，洩露者一定是相當高級的人員。前次是十八兵團司令李振，這次又會是誰呢？高級軍官變節投共，竟至出賣全體，其心腸之狠毒，比蛇蠍尤有過之，也許我們祇能以人心大變勉作解釋。那位共軍的覃排長，還在滔滔不絕的告訴我

說：

「我們這一團剛剛追到此地，就遇見了你們。我們沒有想到你們在急行軍的時候，抵抗力還會那麼強，總之我們很吃了點虧。不過，我們這一軍（按指第十軍）全都在開上來了，聽說十一軍、十二軍也要追上來。除此以外，還有第五兵團和林司令員的隊伍。」

林司令員，係指共酋林彪。我聽完俘虜的供述，命人把他押下去，讓他隨同我們的部隊進止。然後，我默察當時情況，正是前有阻擊之敵，後有緊蹙追擊之兵，左右兩翼還有隨時可以南北側擊的敵軍。而我們自己呢？久戰疲憊，殘缺不全，更嚴重的是糧絕彈盡，孤軍無援，要在這種四面楚歌的情況中突出重圍，安全抵達目的地，那真是憂憂乎難哉，巨大的陰影，橫亘在我們的面前，當時唯一的路，彷彿祇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恃此耿耿孤忠，死而後已！

叫你先走這是命令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後半夜，硬拼苦鬪，衝過敵軍的節節截擊，重重埋伏。將近拂曉，天色漸亮，顧不得天亮以後我們的位置將愈形暴露，不知若干倍於我的敵軍攻勢將益趨猛烈，我們仍然用最快速度向前推進。天色方曙時終於進抵平場，一個擁有三百餘戶居民的市鎮，居然炊烟不起，闕無人迹，連野狗都找不到一隻。是張獻忠屠川慘事的重演？還是市鎮裏的男女老幼，都逃到別的地方去了？總而言之，這是我們在大轉進途中所目擊的第一個悽慘景象，也是淪於共軍之

手城鎮鄉村的一般寫照。

平場鎮西有一條河，約有六十公尺寬，二三十公尺深，河土本來有一座木橋，早已被人破壞了，我探度情勢大軍涉水而過決無可能，立命工兵架設便橋。但是我們的工兵苦於並無制式渡河器材，迫不得已，他們唯有拆下民居的門板架設橋樑，橋架好，搖搖晃晃，勉勉強強的可以通行。我下令十七師的一個營，首先渡過河去，佔領陣地，掩護大軍繼續通過。

那一營弟兄剛渡過了河，就跟遠道趕來的敵軍劈面相逢，兩軍臥地射擊，展開一場激戰。弟兄們竭力的阻止敵軍不讓他們接近河岸，幾度衝鋒肉搏，白刃交加，終於在殺聲震天聲中將敵軍全部擊退。這情形和昨夜裏的幾度遭遇戰一一擊潰了敵軍，情形並無二致，那是因為敵軍剛到，人數還少。

憂心如焚的等到上午八時，第十七師官兵業已全部渡河完畢，總部人員催我火速通過，可是我念及殿後的一六五師尚未抵達，一來就心他們不知究竟怎麼樣了，二來我也怕東岸無人防守，會有敵軍竄來把這一條生路加以破壞，所以我決心留在東岸，率領總部人員和衛隊，擔任短時間的掩護。

所幸不久以後一六五師的官兵便陸續開到，我命令他們順序過河，自己站在橋墩，一直等到汪承劍師長抵步，我才迎上前去高聲的喊他，他立刻就飛快的跑過來向我敬禮，我急於問汪師長，我說：

「昨天夜裏你那邊的戰況怎麼樣？」

「報告總司令，還好，」他面現苦笑的回答我說：「我這一師的損失不大。就是綏靖公署的特務團、砲兵團和輜汽團全被敵軍擊潰。」

我一聲長歎，內心中覺得非常沉重。這三個團的官兵訓練精良，忠貞自矢，昨天自動集合起來參與我們突圍的行列，方祇一夜之間，便落了個全軍盡潰的下場，怎不令我傷心慘然。

我向汪師長揮揮手，我說：

「你趕快率部渡河，向蒲江方面轉進。」

汪師長却在遲疑，他說：

「後面追兵來得太急，還是請總司令先渡河，讓我留在這裏擋一陣。」

時機緊迫，不容須臾耽擱，我眼望着他，厲聲的說：

「我叫你先渡，這是命令！」

「是，總司令！」他神色黯然的向我敬過了禮後，又低聲的說了一句：「請總司令為國珍重，萬萬不可在橋這頭耽擱太久。」

突然襲來一陣傷感，我特意轉過臉去，注意着大軍徐徐通過便橋，漫聲的說：

「我曉得，你快走吧！」

早知道我該多望他一眼，再叮嚀幾句的，因為，這一瞥便是我們的永訣。

人人都殺紅了眼睛

渡河竣事，當天下午五時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聲中進抵松華鎮附近，在那裏接到第十七師師長鄧宏義的報告：第一軍陳翰旅所部業已潰敗，汪承劍的第一六五師刻在蒲江以北高橋一帶與

症思定痛國突都成

優勢之敵激戰，一六五師誠然前進得很快，但是更令人驚異的，厥為敵軍怎麼來得這樣快？居然遠遠的抄到了我們的前面，我一面派參謀趕赴高橋和汪師長切取聯絡，一面驅師疾進，全速赴援。我正在往高橋方面趕，突然發現左方約四百公尺之處，一座山麓上的小村莊裏，一下子湧出了七八十名穿便衣的人，正向溪邊飛快的奔跑，當下我立命警衛營分兵一連，分向村落左右包抄威力搜索。這一連弟兄剛開步跑，便衣人登時就向我所在的方向開槍狙擊。俄頃，又復有漫山遍野而來的敵軍，向我蜂湧而至，展開猛攻。槍彈嗤嗤的在頭頂上飛過，又有呼嘯而來的砲彈在我前後左右落地爆炸，當時我身邊只有總部的直屬部隊，由我親自率領他們搶先佔據北側的山坡，我大聲喝令：

「我們要誓死抵抗，沉着應戰，打到最後一人，一彈為止。」

由於敵軍太多，我們又是猝然中伏，我唯恐官兵們心裏一慌，也來個一哄而散，後事那就不堪想像。因此我在指揮所部佔領陣地，部署火力的時候，不惜全身暴露敵軍的槍林彈雨之中，屹立於火線的最前面。參謀、副官和週近的官兵們，眼看我所站立的位置過於危險，都想過來把我挽到後面去，但却被我厲聲的喝止。因為他們越是這樣，被當面的敵軍窺知我是高級軍官，一定會集中火力，向我密集射擊，那祇有使我的危險程度更加一層。

然而縱令敵軍不曾發現我的身份，我依然還是他們槍砲射擊的第一目標，足有好幾分鐘，我

幾乎在火網裏面站着，任由敵軍交相射擊。祇是直到我方陣地部署完成，我步向掩蔽物，和官兵們一道奮力禦敵之後，我居然安全無恙，竟無一彈射中了我。所以當時我情不自禁的想要大叫：

「天生德於予，共匪其奈我盛某何！」

我們以那一座北側山坡為臨時陣地，以寡敵衆，負隅力抗，陣地之前彈落如雨，泥石四濺，敵軍幾次三番猛衝過來，都被我們的密集掃射，擊退回去。山坡之前，遺屍纍纍。堅強的團志，激昂的士氣，我們總司令部的各直屬部隊，全體官兵，深切憎恨中共的引狼入室，為虎作倀，充任俄帝侵略的先鋒，匪軍所至之處，十室十空，廬舍為墟，那些慘不忍觀的景象是我們親眼目睹的。如今整個大陸即將淪陷，每一個人的家鄉都落入中共的血腥統治之下。百萬精練的大軍，曾經揚威西北，力禦強敵，居然會被共匪的種種鬼蜮伎倆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面臨土崩瓦解的危局，我們眼看着多年的袍澤、戰友被罪不容赦的共謀所出賣，東奔西走，依然逃不脫匪軍所佈下的無數陷阱，戰友們誓死不屈，從容赴義，讓我們的耳聞目覩，凡是有血性的中華男兒誰能忍受得了這種奇恥大辱，驚心怵目？因此，我們上下一致，人人下定決心跟共匪拚了，從二十五日黃昏殺到黎明，又從二十六日凌晨殺到了二十八日深夜，小山坡上的每一個人全都殺紅了眼睛。我們不吃，不喝，不睡，沒有絲毫的休息，整整的三天一夜，我們所看到的祇有火網和火光，我們所聽到的唯獨槍聲與砲聲。偶或槍砲之聲間歇，

匪軍喊話一遍又一遍的在說我們是如何的陷身重圍，萬無逃生之望，他們膽敢要求我們投降，我們的回答則是厲聲的喝罵，正告他們，革命軍人不怕死，我們寧可與這小小的山坡共存亡。官兵之中沒有任何人起過變節的意念。

頭斷血流此身勿辱

然而，從無線電話裏傳來的友軍消息，却又使我們悲憤莫名，血脈膨脹。敵軍既已在我們突圍之前藉由共謀偵知了我們的計劃，他們乃能以百倍於我的兵力，從容部署，各個擊破。這成都突圍最慘烈的西來場之役，我軍的損失是無比的重大。從二十五日開始，噩耗便在不絕如縷地傳來：一六五師汪承劍部在高橋附近被圍，第十七師鄧宏義部被敵軍圍困在西來場以西地區，第二五四師陳崗陵部被圍在松華鎮附近，我和總部直屬各部隊又在這座小山坡上苦於兵力太少衝突不出。我所率領突圍的左兵團，竟被共軍圍困在西來場週圍四處不同的地方。我用無線電話向各師一二次的催促，命令他們各以一部兵力牽制共軍，然後使主力脫離戰場繼續向西轉進，可是，汪師長、鄧師長和陳師長，全都用沙啞的聲音回答我說：

「報告總司令，圍困我們的敵軍多達數倍，我們的部隊已經無法脫離戰場，祇有和敵軍拚到底了！」

每一次放下電話聽筒，我的內心都閃過一陣劇痛，多年相從的弟兄，難道每一個人都和我一樣，的臨到絕路了嗎？在我嚴密注視的小山坡前，

一方面由於敵軍獲知我們寧死不降，一方面又偵悉了我在山上。於是，他們不再喊話了，換上聲聲淒厲的——

「活捉盛文！活捉盛文！」

與此同時，當面的敵軍越聚越多，他們從早到晚，整日不停，一波接一波的發動攻勢，槍砲聲響震撼大地，「活捉盛文！」的喊聲響徹雲霄，終日不停的在我耳畔繚繞。當時我們所可依賴的唯有重迫擊砲營的那幾門重砲，它們正不斷的發出怒吼，重砲砲彈幾乎把迤邐而下的梯田泥土打翻，敵軍禁不起重賞的誘惑，真讓我們殺得遺屍遍野，血流成河，一層層的梯田裏橫七豎八躺滿了敵軍的遺骸。「殺人三千，自傷八百」，何況我們始終困在小山坡上，處於挨打的局面，敵軍大量增援，使我們的當面之敵有增無減，而我們的忠勇官兵却由於傷亡過衆，相反的是有減無增，漸漸的，連我自己都補充到了第一線，持槍猛轟面目可辨的敵軍。

又是一天一夜的浴血苦戰，勉力支撐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中午，悲劇終於無可避免的來臨，據報三十六軍一六五師全部陣亡，汪承劍師長求仁得仁，力戰殉國。我和汪師長不但是同死生，共患難，多年以來一直在併肩作戰的戰團伙伴，而且是志同道合，以身許國的同學好友。在軍校就讀期間，我們同期、同隊，上課的時候還共坐一張課桌。畢業以後，我倆曾轉戰冀、晉、陝、甘、川各省，說得上身經百戰。承劍兄尤其文武兼資，忠勇義烈，這一次我奉命保衛成都，他從我守備錦江，戰功彪炳，屢挫敵鋒，他中道捐

棄，豈僅我陡失臂助，同時也使國軍損折了一員最優秀的將領。面對着猶在鼓勇直衝的敵軍，回首前塵，我不禁熱淚盈眶的在向那猙獰可怖，居心險毒的敵人猛烈掃射！

小山坡前敵軍紛集，而且調來的更多的大砲和機關槍，白熱化的火網，連續攻擊，晝夜不停，使我軍的傷亡與時俱增，我們的陣地上人手不足，火力越來越弱，很顯然的已呈不支之勢，看情形我們再也頂不住了，然而，竟在這時出乎意外的來了援軍。那是二五四師陳崗陵師長聽說我這邊形勢危殆，他命七六〇團團長繆銀河率部一營馳來增援，繆團長和我兩路夾擊，終將業已逼近我陣地的敵軍逐退。可是當夜十二時起，敵方又厚結兵力，揮衆猛攻，幾度鏖戰，繆團長和總部人力輸送團團長饒石夫相繼陣歿。我自己的右手也被敵軍所擲的手榴彈破片炸傷，經過草草包紮，我拉起機關槍來再打。當時我抽暇環顧左右，自我警衛營營長孫鏞以下，全部官兵傷亡殆盡，我們的陣地險象環生，簡直就沒法再支持下去。而敵軍的照明彈照耀如同白晝，敵軍仍在一波接一波的打衝鋒。這真是一場天崩地裂，鬼哭神嚎的激戰，——因為敵軍陣裏：「活捉劍子手盛文」的呼聲此起彼落，淒厲尖亢，倒是這些喊聲提醒了我，「頭可斷，血可流，此身萬不容被俘受辱」！我毫不遲疑拔出手槍，準備自戕殉國。但是在我身畔並肩殺敵的參謀長沈開樾、副參謀長羅庚南，侍從副官王建華早知我將有自戕的企圖，三個人合力的將我抱住，一連兩次把我的手槍奪去，急得我情急大呼：

「我答應你們不自殺，但是我們得趕緊射擊，莫為敵軍所乘呀！」

百餘官兵禦敵巨萬

就在這危急間不容髮的時候，果然有好幾十名敵軍槍上刺刀，衝進了我們的陣地。當時我們還有兩百餘名官兵，一面密集掃射繼續在衝上來的敵軍，一面急起應戰；槍柄、刺刀、拳頭和彈腿，一陣血肉橫飛，斷脛剖腹的激烈肉搏，敵軍又在我們的陣地裏遺屍數十具。

竭力支撐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時，天色漆黑，慘烈的戰鬥有一個短時間的停歇，敵軍的照明彈也暫停發射，我分明聽見有人在喊：

「總司令，我是鄧宏義！」

當下我確實驚詫萬分，十七師鄧宏義部在西方戰場以西被十倍之敵圍困，鄧師長怎麼會摸到我的陣地上來了呢？但是聽口音那分明是鄧師長無疑，於是我立刻答應，並且派人去把他接上來。相見之下，兩手緊握。三日之別彷彿恍隔隔世，尤其是我如中雷殛般的在聽他向我報告；就在兩個鐘頭以前，十七師官兵力抗十倍之敵，戰到最後一刻，火力漸漸的陣地終被一哄而上的敵軍所突破，全師官兵無一變節投共，全部力戰至死。這是汪承劍悲劇的重演，十七師的副師長田琳，參謀長周兼身負重傷。四十九團團長李歌嵩、五十團團長陳竟忠相繼陣亡。第十七師還有一個第五十一團，因為一六五師在錦江戰後只剩下了一團官兵，被我調遣配屬於一六五師，早就在前一日全軍盡沒。

我懷着悲憤交集的心情，靜靜的聽完鄧師長的報告，他報告完了，第一線的戰壕裏一片靜默，間或聽見有人在歎歎歎息，國軍的精銳之旅，逐一的在大局逆轉中慘罹覆滅的命運。當時，除了我這個掛了彩的總司令，我週圍視死如歸的一兩百名勇士，整個左兵團，就祇剩下了二五四師鋒鏑餘生的一支殘餘人馬。

半小時後，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半鐘，陳崗陵師長藉由無線電話通知我說：

「是否可以請總司令率領所部，向我這邊突圍，目標是二五四師指揮所。」

我問明白了二五四師指揮所當時所在的位置，再追問他一句：

「你現在還掌握有多少兵力？」

陳師長回答我說：

「報告總司令，我們跟敵軍激戰到現在為止，還有一團和一個營。」

我聽了以後當時便深感傷心慘然，中央兵團，成都防衛司令部，西安綏靖公署，從抗戰初期，撐到大陸淪陷，聲勢顯赫，中外矚目的西北軍，迄至三十八年歲暮云暮，就祇剩下了一團一個營，外加上在我左右奮戰不休的一百餘名官兵。

然而我們以一百餘名官兵力抗敵軍數萬之衆，我們唯一的生路就祇有突圍而出的一途，我亟於衝出重圍和陳崗陵師長的殘部會集在一起，然後再協同動作打開一條出路。所以我下令全體集合，先將帶不走的重武器全部破壞，俾免資敵。緊接着我們便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打法，利

用敵軍停止發射照明彈，一鼓作氣的突圍衝向東北方向。往後的事實證明，我這一次的臨機應變果然奏效，一百多人倖獲安全轉進。

驚濤駭浪危殆萬狀

又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幸事，而且深切令人感受袍澤情深無二的瀕臨即將全軍覆滅的挨打局面，但他仍能在一團一營的劣勢兵力中，抽調出一個營，前來接應。當兩軍會合，喜悅歡欣之情，誠非筆墨所可言宣。

兩支殘餘人馬會師以後，唯一所可投奔的地方是二五四師七六二團團長崔旭洲死守不退的陣地。深夜行軍，自我以下一概步行，官兵們見我走起路來一瘸一拐，彷彿不良於行。基於袍澤情深，衆人紛紛的來探問究竟。這才使我想了起來，昨天夜晚，當數十名敵軍突破我的陣地，敵軍們爭先恐後，慄不畏死的搶上前來想要活捉我，被我槍聲連響當場格殺了好幾個。可是仍還有一名敵軍突如其來的衝到了我身邊，可能是他當時直在想着活捉了我就能連陞三級，獲賞十萬大洋，所以他不會開槍，反倒把槍口向下伸張兩臂想把我緊緊抱住，我情急智生猛可的踢了他一脚，直把他踢下小山坡，然而他却身手不弱，在下山坡的那一剎那，用槍托重重的掃了我一下，於是

我繼右手中了手榴彈片擊傷以外，連右腳也掛了采。祇是當時並不覺得疼痛，一走起長路來就很有點吃不消了，所以我走起路來像是有點兒跛。

團長崔旭洲死守不退的陣地，我抵步以後，頭一件事，就是緊急整理二五四師的殘餘部衆，把英勇禦敵，各自爲戰的零星部隊，結爲一個戰鬥總體。重加部署過後，再親自率領這一支孤島上的孤軍，突破敵軍的大包圍圈，廢纜向高根子轉進。

我原想越過川康公路，進入川康邊區山巒起伏的高地，然後進入西康，再作打算。這一路上，山高青密，道路險巖，連李太白的「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都不足以形容。所幸的是，沿途遇見不少李文的第五兵團官兵，散散落，三五成羣，都在惶惶然無所歸計，其中還有不少不知餓了多少天的。我但凡見了他們，無不善言撫慰，妄予收納，而且從他們的嘴裏，獲知中央兵團李文所部早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邛崃附近全部潰敗。中央兵團李司令官等高級將領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使我心中不勝感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豈此之謂歟？我益發覺得我部官兵壯烈成仁之可貴了。

正在埋頭疾走，轉進西康，突然有人高聲嚷叫，自邛崃方面有大隊卡車疾駛而來。我聽說了以後正待呵斥，川康道上山高路險，公路坎坷不平，那會有這等的事？然而，當我部下伸手指給我，一看之下，居然看清楚了竟有二百餘輛卡車，首尾相腳，車上滿載大批的共軍與裝備，毫無疑問的，他們是在腳尾急追，截擊我們，不讓我們向西康轉進。

處於緊急狀態，我唯有下達緊急命令，乘敵軍車隊尚未追上我們，我們無妨作適時應變的打

算，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當卡車載運而來的敵軍，在我們的正西方紛紛下車，乘他們立腳未穩，隊伍也不齊整，我便一聲令下，率領所部衝過去便是一場短兵相接的鏖戰，敵軍想不到我會這麼快的發動攻勢，猝不及防，手足失措，當場被我們殺傷不少，餘下來的敵軍也是陣腳大亂，東逃西散。然而畢竟他們的兵力，多過我們數倍，等他們恢復鎮定，重新集結，佈好了陣勢再跟我們糾纏，顯而易見的他們迅即又佔了上風。我親自在第一線督陣，連掛了彩受了傷的弟兄們全都參加了戰鬥行列，我部官兵的慷慨赴義，視死如歸，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可是憑這麼高昂的士氣，訓練有素，忠勇可風的部隊，却落得置身陷阱而在作困獸之鬪，實在是令人言之傷心。

驚濤駭浪，危殆萬狀，我唯一一遍又一遍的叮嚀我部官兵：「頂住，頂住！再多頂一下，天色一黑，我們馬上突圍！」

區區難字拋之度外

天色終於在腥風血雨，矢石紛飛之中黑了下來，我立即下令利用夜幕掩護，向北突圍轉進。七六二團崔旭洲部却已死傷過半，我的參謀長沈開樾，和二五四師師長陳崗陵都在激戰中負了傷。十七師師長鄧宏義尤且不知下落，生知莫卜。自我從軍校畢業開始帶兵打仗以來，從沒有任何一仗損失如此其重。自十二月二十五日打到二十九日，整整五天五夜激烈的戰鬥一直不曾停歇，敵軍挾其優勢的兵力，給我們這一支孤軍佈下了天羅地網，打到二十九日早晨，隨我步步為營，

繼續北進的官兵已經所剩無幾，寥寥可數，而在我們的前後左右，幾乎到處都是厚結兵力縮成鐵桶一般的敵軍。如今我所率領的左兵團殘兵賸卒，幾已被敵軍視為無足重輕，不成其為他們的攻擊目標。一舉吞噬掉我三個師的敵軍正在忙於押運俘虜，清理戰場，我們則被迫脫離了公路，穿行於山林田野間，竭力的睜大眼睛向四面八方搜索，避免被敵軍發現，與此同時還得拖着沉重不堪的腳步，支撐搖搖欲墜的身體，步伐踉蹌向北行進，因為，至少我就五天五夜不曾闔過眼，而所有的官兵，包括我這成都防衛總司令在內，四十八小時裏就沒進過任何食物。

途中，也曾遇見三五成羣的潰散國軍，大都是友軍的部隊，從他們的口裏，我們聽到無數令人髮指，不勝憤慨的消息：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投共，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叛變，十八兵團司令李振變節……。

儘管我們竭盡所能的避免和敵軍戰鬥，一心一意的只想鑽隙而出。然而，誰教我們早就陷入敵軍的大包圍圈內，在遍地都是敵軍的情況之下，零星戰鬥又何從得免？我們左衝右突，攀山越嶺，時刻都會跟敵軍猝然相逢，打上一場遭遇戰。開過火再迅速撤離，方撤離又再度開火，便這麼且戰且走，勉強的又撐過了一天，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黃昏，將星雲集，擁有十萬雄師的成都保衛部隊，當時在我週圍的，就祇剩下了副參謀長羅庚南，辦公室主任程正修，侍從副官王建華，和衛士梁書仁、劉敦幹，再加上我這位總司令，一共也祇有六個人了。當落日啣山，大地昏黃，

我環顧左右，撫今憶昔，當時的心情正是心摧膽裂，五內如焚。我沉沉的往硬冷的田塍上一坐，面對着悲號的北風，荒漠的田畝，沉重的悲哀，過度的疲憊，身上是嚴寒徹骨，體內竟然饑火中燒。五晝夜的西來場之戰，已使我心力交瘁，萬念俱灰。所剩下的，祇有不盡的悲痛，無窮的屈辱，我喃喃的在向僅餘的五位戰友說：

「你們倘能讓我自戕，反倒是救了我，至少也可以讓我內心寧貼。」

五位戰友却不答話，他們多時以來，時刻嚴密監視我的一舉一動，這時候，他們又齊力的將我攙起，把我挾持到一座破廟，說是今夜就在這座破廟裏棲身。方踏入廟門，忽然有一線靈光閃入我的腦海，那是領袖的昭示，我們既然受命艱危，掩護成都大撤退，那麼，我們就必須達成突圍轉進的任務，祇要一息尚存，就得拼死衝出鐵幕，祇要我們之間有一個人逃離虎口，就足以粉碎敵人要我們全軍為墨的謊言。逃生，誠然艱難，但是作為一個革命軍人，早就把這區區的「難」字，置之度外了。

「對！」我很堅決的說：「我們非衝出去不可！只要我們能有一個人衝得出去，終有一天，我們會向世人報導西來場之役的慘烈悲壯，讓萬萬千弟兄們的血，不致白流！」（待續）

請購閱有永久保存價值的中外雜誌合訂本（電七七二四八〇洽）